

青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中心论题

● 陈振明

青年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相应地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作为他的论文集的书名并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他的八篇论文的中心主题的提炼。阶级意识理论是他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将对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作出评述，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指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和有限性，指出其失足的根源。

1 卢卡奇在《阶级意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罗莎·罗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等论文中专门探讨了阶级意识问题。在《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一开始便指出，阶级意识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理论课题，当马克思在《神圣的家族》中正要给阶级及阶级意识下定义的时候，却突然中断了，这就给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一系列恶果，造成了种种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或者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或者由他们的方法推出，当务之急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阶级意识理论，阐明阶级意识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含义和实际的职能。

卢卡奇首先考察阶级意识的含义。他声称要从马克思停顿的地方开始。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十分完整的阶级意识理论，但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区分了阶级的客观因素（与生产资料的共同关系）和主观因素（不同利益的意识等）。卢卡奇超出了无产阶级的现实的主观意识，而谈论“被给予的”阶级意识，即一个阶级如果完全意识自身的利益便应具有的意识。他认为，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这个阶级的每个人的思想和情况的总和，也不是他的平均数（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以下同本书所引，只注明页码）。他认为必须将阶级意识同凭经验作出的判断、同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意识区别开来，但这还不够，必须进而指出这种差别在不同阶级身上是否相同或差别有多大，尤其必须发现“阶级意识实际的、历史的职能”（第58页）。卢卡奇指出，阶级

国。因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保障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用“法治”取代“人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大的进步。无产阶级共和国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思想和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法的阶级性质，使法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作者单位 华中师大科社所）〔责任编辑 钟 坚〕

意识尽管往往以“虚伪”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们是客观经济结构在思想上的反映，如果阶级意识从个别阶级的利益出发，它就不能发现社会存在的总体。在卢卡奇看来，一个阶级统治的成熟意味着它的利益和意识能够使它根据这些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在阶级斗争处于你死我活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被证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阶级的命运取决于它解释和解决历史的面临问题的能力。”（第60页）

卢卡奇考察了阶级意识的发展史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四百多年来阶级意识的发展及其局限性。他认为，阶级意识仅仅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意识并未达到清晰及自觉影响历史进程的地步。他从过去的社会形态中阶级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在前资本主义到封建主义时代，社会的各部分是自给自足的，缺乏紧密的相互联系和凝聚力；人的关系主要还是自然关系，人不能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社会还远未组织到使自己在意识中显得是人的现实程度，还远没有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在这种社会中，阶级利益（在经济上）从来没有充分明确的表达，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划分意味着经济因素和政治、宗教的因素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因而并不能产生明晰的阶级意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就不同了。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已推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时空阻碍，也推毁了不同等级之间在法律上的区分。在它的天地显有一切人在形式上的平等，直接决定人与自然之间代谢作用的经济关系逐渐消失，人成了真正的社会存在，社会变成了人的现实，阶级本身则构成了“最接近的、特定的历史现实”；因此，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出现便成为可能，或者说，“阶级意识达到了它将成为自觉的程度”（第66—67页）。

卢卡奇具体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的阶级意识。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并非所有的阶级都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目前只有这两个阶级才是纯粹的阶级。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由此产生的利益妨碍着他们阶级意识的产生；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是无希望的，他们的自我利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就无法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现实中发展（第69页）。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尽管它的阶级意识同它的阶级利益相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辩证的，在资产阶级那里，它在生产过程的地位和由此产生的利益结合而产生阶级意识，这种意识由于其力量的顶峰，具有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悲剧命运性质，所以它是一种祸因的阶级意识，作为这种矛盾的结果，它必然是自取灭亡。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在争夺社会控制权中它的阶级意识的作用，它的盟主地位真正掌握了全社会，它也赋予了个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为了自身的利益，它的确试图把整个社会统一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一方面被迫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被迫形成了意识，以支撑它把控制和组织社会作为自己使命的信念。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人的统治，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是同个人企业主相对立的，在这种社会中个人被隶属的经济条件所扼杀，被商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物化所毁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成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界限。因而，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理论和实践之间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对立”（第73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虚伪”意识中的这种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终于被转变为一种“谎言意识”。

卢卡奇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意识，他分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含义、特征和作用等问题。他指出，正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上相互依存一样，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也相互依存。无

产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的特点在于：它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而成为这种偶然性的动力，推动社会变化的进程；它所具有的“唯一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从根本上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第78页）；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具有改造现实的能力，它能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历史的天平。无产阶级意识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自觉意识（第83页）。而阶级意识的现实性则是通过解释无产阶级漫长而痛苦的历程而被证实的（第86页）。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意识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它超越了直接性，是对社会总体性的渴望。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意识强调对现实的改造，它自身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自我认识和对整体的认识相一致；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最明显的分化及其结果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分离，由于无产阶级被赋予了改造社会的任务，它的阶级意识就必定会在直接性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孤立和整体之间产生辩证的矛盾，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能超越资产阶级意识的局限性，总是渴望着真理。因此，“真实的阶级意识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把眼光放到比经济过程中的关键症候更遥远的总体社会制度的统一的基础之上。”（第84页）

卢卡奇论证无产阶级意识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什么在斗争中高举着的旗帜，也不是掩盖其真正目的的帷幕，而是多种斗争的目的本身和武器，无产阶级的非原则性策略会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到一般的意识形态的水平上，从而把资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强加给无产阶级。卢卡奇认为，在无产阶级为克服对象化、物化，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对它自身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就变得越来越迫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越来越有力和直接地决定它的每个行动。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把人类从即将来临的灾祸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意识”（第79页）。这正是无产阶级意识所独有的职能，只要无产阶级不能消灭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为此，无产阶级的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必须揭示出社会的性质，并且肯定完成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结合（第79页）。卢卡奇还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指明超出资本主义困境的道路，它是无产阶级成熟的标志（第224页）；一个发达的阶级意识应该使无产阶级既成为历史的主体，又成为历史的客体（第224页）。归根结底，在卢卡奇那里，历史进程，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决定的。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并没有详细讨论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但他强调这种自觉阶级意识与自发意识的区别，强调党作为阶级意识体现者的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的生活环境，它所经受的非人的和异化的遭遇，必然在它的生活和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痕迹。由于这些原因，它经常陷入经验主义或乌托邦。因此，在阶级意识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方面，不应该有任何幻想，也不应该忽轻现存的力量。在卢卡奇看来，在实际的工人意识同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前者将永远赶不上后者；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载体或现实的形式就是共产党。“党是阶级意识的所明显的有组织的体现”（第48页），“共产党被赋予肩负着历史使命所具有的无产阶级意识这种崇高的职能”（第47页）。他将党看作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看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必要中介。一般而言，个别工人所想的東西，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内容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它是

体现在党内的，只有在党内，而且通过党，自发的运动才能理解它自身的意义；因为它本身无力上升到整体的概念，所以，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必然与自由的统一，只有在党的革命意志中才能得到体现。

2 我们已经勾画了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理论的梗概，那么，应当如何评价这一理论呢？

首先，必须肯定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的合理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点：（1）他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将考察和发展阶级意识理论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课题，这无疑是当时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卢卡奇相信，他强调阶级意识在他写作的年代里是有其生命力的，因为那时将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客观条件是成熟的，因此，革命的成功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这样的无形的因素。我们暂且不谈卢卡奇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如何，他力求从实践的需要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有可取之处的，比起那些僵化的教条主义要高明得多。（2）卢卡奇似乎是站在与机会主义者尤其是第一国际修正主义者直接对立的立场上来看待阶级意识问题的，他坚决反对机会主义者忽视意识的能动性、忽视无产阶级的自觉阶级意识的巨大作用的观点，反对他们将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降低到或等同于工人的自发意识或心理状态，揭露他们忽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目标或总体目的，而用经济斗争取代政治斗争的企图。卢卡奇处处将自己的观点与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对立起来。他合理地指出，意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唯一作用自始至终被机会主义者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他们以微小的“现实对立”取代重大的原则斗争；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它推动社会变化的过程，忽视了意识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就将自己置于资产阶级意识的水平上，从而破坏了无产阶级理论和行动的统一，将理论变成纯科学、将实践变成了盲目的行动。因此，机会主义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目标，用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将改善工人阶级当下的生活环境当作唯一的目的，用经验主义、工联主义一类的斗争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应该说，‘卡奇对机会主义的这些批评是基本正确的。（3）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包含着某些合理的见解或提出了某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卢卡奇提出了考察或发展着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的任务，他从历史的角度较详尽地考察了四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发展史，对于阶级意识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结构的关系，对于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性作出了较深入的论述；他提出的关于阶级意识随着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出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能自觉的阶级意识等观点是有某些根据的，值得认真讨论的。又如，卢卡奇致力于考察无产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含义、特征及作用作出一定程度的说明。他指出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与工人的实际的心理状态的区别，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物质状况，并用物化范畴当作分析无产阶级意识的中心范畴；他将无产阶级的意识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的直接反映，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自我意识，他更将它定义为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感的意识；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认为革命的命运多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到来时，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他实际上把这种阶级意识看成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和必要的前提。

但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有着严重的缺陷或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尽管卢卡奇表面上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并运用它来分析阶级意识的问题，承认阶级意识受经济结构的制约并取决于某阶级地位，但是，他却不能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他主要是从黑格主义的立场，尤其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同一性的观点，来看待阶级意识问题的。(2)与第一密切相连，卢卡奇过分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创造作用，忘记了意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内容及规律的制约，忘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以历史条件为转移；他把无产阶级看作认识自身历史过程的“主体—客体”，实际上把客观现实溶化到意识中，他把意识看作革命行动的唯一尺度和标准。他甚至断言，随着无产阶级“总体性”斗争的发展，发生了排除必然性的情况，主观因素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力量，因此，任何社会力量实质上都是精神的力量。(3)尽管卢卡奇反复说明了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与工人实际的心理状况或自发意识的区别，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说明这种自觉的阶级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也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的、经验的知识与理论的、科学的意识之间所规定的区别，在他那里，似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地位使它能自发产生自觉的阶级意识，产生在洞察历史发展倾向的深刻本质的能力。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观点、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小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在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它是走上无产阶级立场的学者们所制定的，并由工人阶级政党灌输到工人群众中的。卢卡奇也认识到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阶级意识理论的这方面的缺陷。在该书1967“新版序言”中，他对他的错误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他的观点与列宁的正确观点的差距。他说：“我主观上曾打算做的事情，列宁已经做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际运动分析的结果而达到了，但在我的描述中，却被转变成纯粹的理论的结果，成了某种思辨的东西，如果这种‘归属’意识将能变成革命实践的话，那将真是一个奇迹”（“新版序言”23页）。

显然，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特征，即精华和糟粕并存、新冗和谬说杂陈。他往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命题出发而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他的理论的这种两重性特征主要并非是他个人的理论偏好所致，而是与当时时代背景、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论立场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阶级意识理论并非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特定历史时代（1920年前后）的产物，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带着时代的深深的烙印，可以说它是1918匈牙利革命一种理论上的回音，一种对这次革命经验教训的不正确的理论总结，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和一大批匈牙利及波兰的革命者流亡到维也纳，他作为一名流亡中的匈共领导成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务之急是总结经验教训并加以理论化，给匈牙利的革命和工人运动输入新的生命，并使它继续发展。在政治立场上，卢卡奇当时并未站在正确的列宁主义一边，而是站在极左思潮的前列，他所主编的《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极左的政治路线，并汇集成一种新的实践和理论形式（他1920年在《共产主义》第6期发表的《论议会前问题》受到列宁的批评，列宁说它“左得很”、“坏得很”）。《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及其他方面的理论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因此，卢卡奇自己后来反复强调说，《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理论错误不能归于作者个人的癖性，而有它的历史根源，并取得了一定的历史合法性（“新版序言”第30页）。他的激进的左倾政治立场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致片面夸大意识能动性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创造作用的错误观点：按照他当时的阶级立场，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全面危机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革命的进行和成败关键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成熟，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革命运动。因此，意识或阶级意识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另一方面，《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当年卢卡奇由黑格尔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的产

美国学者论美国政治制度

——《民主的嘲讽》一书述评

水 田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戴伊和美国皮·吉特桑大学教授哈蒙·齐格勃合著《民主的嘲讽》（中译本由孙占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书逐一考察了美国宪法、权力结构、新闻媒介、选举制度、政党、利益集团、总统、国会、法院政府机构等领域，用事实和论述来回答素有争论的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引起了世界政治界理论界的注意。读这本书，使人对美国民主的真实面貌有一个较深的了解，对发展民主的方向有更多的认识，因而对生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人们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谁统治美国

美国是一个崇拜精英的国家。在政治上，精英民主观占统治思想。在官僚机构中，在各

物，他的阶级意识理论的两重性的根源必须到卢卡奇本人当时的思想矛盾中去寻找。按照卢卡奇自己的说法，本书的观点是他初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体会，带有尝试性，既阐明他个人思想发展的阶段，也揭示了他思想活动所采取的途径；它们反映了他在由黑格尔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思想内在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一方面，他渴望得到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和政治行动主义，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迅速进行；另一方面，他的唯心主义的道德偏见，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他的阶级意识理论的两重性正是这种内在的思想的深刻的反映。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卢卡奇会往往似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而最终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主义的结论，或者说，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以黑格尔的内容。

如同《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其他重要理论一样，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的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两种对立的极端观点：在前苏联东欧，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当作修正主义理论来批判，认为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黑格尔主义的产物；而在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对这一理论推崇备至，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恢复了意识能动性和阶级意识创造作用理论。显然，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是错误的。对待卢卡奇这一精华和糟粕并存的理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评价，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从他本人思想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上去看待它，指出其成败得失，尤其是失误的根源，借鉴其合理的理论见解，吸取其经济教训。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责任编辑 刘祖云〕